

瞿林东著

我的史学人生

中华书局

瞿林东 著

我的史学人生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史学人生/瞿林东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11

(《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ISBN 978-7-101-12252-7

I .我… II .瞿…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9133 号

书 名 我的史学人生

著 者 瞿林东

丛 书 名 《文史知识》编委文丛

责 任 编辑 林玉萍

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 1/8 字数 23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 际 书 号 ISBN 978-7-101-12252-7

定 价 39.00 元

题 记

从1959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时算起，我学习、研究历史和史学，至今已有五十六个年头了。其间，有许多时间并不是在思考专业，然而只要是思考专业问题，几十年来，想得最多的，莫过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感悟、回忆老师一辈学者的器识和风范；二是结合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研读一些史书，包括古人的和今人的，品评它们的旨趣；三是探索史学演进的轨迹，以及它跟社会与人生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情怀和追求，或许可以概括我的史学人生。

自1982年以来，我在《文史知识》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这是《文史知识》编辑部的厚爱，也是《文史知识》读者的关切。因此，我想寻找一种方式，把我上述三个方面的情怀和追求向《文史知识》的读者和史学界关心我的朋友们作一简要的汇报。“《文史知识》编委文丛”的

编辑出版，使我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兴奋和感激之情，一言难尽！于是我拟了三个题目：一、领略师辈风范；二、品评史书旨趣；三、探究史学底蕴。乃以此为类例，选了二十几篇文章，短的千把字，长的万余字，分上中下三编，辑为一书，请大家批评。

上编，领略师辈风范：所辑文章皆关于老师一辈的学者，或直接在门下受业，或间接受到启迪和鼓励，或系忘年之交。笔者所受教益，终生不忘，几篇文章，难以表达其万一。

中编，品评史书旨趣：是根据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之古今论著而予以品评的文章，其中有两篇是综论性的。

下编，探究史学底蕴：所谓“史学底蕴”，似乎不太好理解，依我的肤浅认识，史学底蕴是指史学中的思想及其外在表现形态在社会上的影响。当然，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即探索史学的本质及其在社会中的位置。这里辑入的文章，多着眼于思想。这是因为，许多年来外国学者多不认为中国史学有思想、有理论，即使中国学者似也不十分看重这一点。此种情况，应有所改变才好，这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做到的。

瞿林东

记于2015年6月5日

目 录

题记	1
----------	---

上编 领略师辈风范

伟哉,七十岁开始做学问	3
通识和器局	
——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	9
白寿彝教授谈读书	44
历史: 知识、修养、义务和道德	
——一个民俗学家的史学观	52
不会忘却的纪念	
——写在赵光贤先生百年诞辰之际	57
恭贺何兹全先生百岁华诞	67

史学家的河山之恋

——回忆史念海先生兼说白寿彝先生

和史念海先生的学术友谊

74

谈史念海先生的治学与为人

——从几封信札说起

98

中编 品评史书旨趣

永久的青春

——谈谈中国古代史学名著的魅力

115

以匡正风俗为己任

——读《隋书·李谔传》书后

127

谈谈记述南北朝史事的“八书”“二史”

131

“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

——说说书与天下的辩证法

155

德行·勇气·责任心

——读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160

文明的颂歌

——《中华文明史》隋唐五代卷卷首语

164

俯仰无愧怍 天地自然宽

——读《楚图南著译选集》

172

白寿彝教授和《中国通史》

176

古代政治人物的肖像画

- 评《读史集》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199

登堂入室的门径

- 《史籍举要》重版前记 211

史学怎样寻找自己

- 重读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 226

下编 探究史学底蕴

- 中国古代史家的通识与智慧 245

- 谈谈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256

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

- 中国古代史学观的理性发展 281

- 杂谈正史和野史 301

事实·褒贬·文采

- 宋代史家吴缜作史三原则说的理论意义 318

- 古代史家怎样对待史书体裁 326

- 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 346

- 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358

- 后记 370

上编
领略师辈风范



伟哉，七十岁开始做学问

今年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纪念会上，参加会议的学者们，往往都要提到白寿彝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的一句话：“我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白先生在世时，这句话在史学界已传开。现在，他已经去世近十年，人们对这句话的深意仍在重复着、思考着。

这句话的内涵和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它反映了白寿彝先生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作为他的学生，起初我并没有认真想过，只是感到白先生有一种十分乐观的从事自己事业的激情。直到2002年，北京师范大学庆祝百年校庆之际，我得知中央电视台将在一个直播节目中，要我就白先生的学术成就谈谈自己的认识。这样重要的事情，我自然做了应有的准备。然而，当我到了中央电视台时，电视

台的记者却向我提出了一个我未曾预料到的问题：“白寿彝先生曾经说过，他七十岁时才开始做学问，您是怎样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的？”直播很快就要开始，容不得我多想，只能很快地做一些思索，结合白先生平素的言谈，从时代、学品、积累和创新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认识。

直播开始了，当记者提出：“您是怎样理解白寿彝先生说的他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时，我按照临时的“准备”，面对全国的观众，回答说：

第一，这句话反映了白先生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欢欣鼓舞。他常说，现在不像过去，总是在“开会”，安不下心来，做不了什么事情。现在好了，会开得少了，能够安心坐下来做点学问了。这几句话，当时讲得很自然、平常。白先生作为一个七十岁的学者，经历了太多的历史变动。在以往那些年代，不是完全不可以做学问，但比之改革开放来说，毕竟有很大的不同。我说他对当时的时代有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应是比较贴切的。

第二，这句话反映了白先生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我在做这一概括时，一时间想到了许多许多。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又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研

究》杂志编委，在史学界享有盛誉，并曾多次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出国访问。他的《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中国回教小史》《中国回回民族的新生》，以及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等，在学术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很高的起点，因而受到同行的格外关注和重视。在这样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影响面前，他在七十岁时却坦然地表示才开始做学问，表明他对“学问”有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认为那是一个不可穷尽的宝藏，学人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学步”之中。白先生把他的第一部论文集命名为“学步集”，正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境界。

第三，这句话还反映了白先生对于积累和创新关系的认识。作为一个毕业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人，年届七十，自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对这种学术积累如何看待。在白先生看来，以往的积累，只是进行新的学术研究的准备。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初，白先生住在西城区兴华胡同13号，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商量工作时，白先生很兴奋地说，现在条件好，可以坐下来写点东西，这两年几乎每个月都发表文章，这是过去做不到的。听到白先生这



作者与白寿彝先生在一起

样说，我大胆地提出建议：是否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年发表的文章汇集起来，编成《学步集》二集。白先生摇摇头微笑着说：“我现在想要做的，不是整理过去的东西，而是要创造新的东西！”我听了后，深悔自己失言。这件事情过去二十七八年了，宛如昨日。现在回想起来，白先生着手做的几件学术工作，一是大型《中国通史》编纂的起步，二是《史学概论》和《中国史学史教本》的编写，三是《回族人物志》的筹划等，这些，都成了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卓有成效的学术创新工作。正如他在1982年

接受上海《文汇报》记者郭志坤同志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创新的学术才有生命力！”由此看来，白先生说的“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其含义之一，是把七十岁以前的学术积累看作是学术创新的起点，而起点愈高，其创新之意也愈显。白先生的学术生涯确确实实证明了这一点。

人生几十年，往事如烟，时隐时现。但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中央电视台记者这次对我现场直接采访，以及记者向我提出的问题和我的简要的回答，却记忆犹新，铭刻于心田。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纪念白寿彝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些老先生在讲话中，表示要以白先生说的“七十岁开始做学问”这句话激励自己，表达出向白先生学习的心情，令人感动不已。这又激发起我对那次采访的回忆和思考，于是又有了两点新的认识。第一点认识是：“七十岁才开始做学问”这句出自一个史学家口中的质朴的话，却有超出其质朴品格的学术影响力。由此我又想到，这句话或许具有超出一般学术观点之上的一种治学精神而产生长久的影响，成为一代代后学激励自己献身于科学事业的格言。第二点认识是：白先生以七十岁高龄表示“开始做学问”，充分显示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珍惜。对于一个有

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来说，热爱生命固然重要，但珍惜生命的价值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对于一个有社会影响的学者来说，生命既属于个人，同时也属于社会。因此，他的生命的价值，既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同时又是这种个人价值社会化的体现。白先生以其生命中最后二十余年的时间，做了许多学术工作，尤其是完成了12卷22册的《中国通史》巨著，为20世纪几代学人致力于“中国通史”编纂事业画上了一个极有分量的句号，矗立起一座中国通史的丰碑，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这位历史学家的最后的生命之光。

在白寿彝先生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我想到了许多、许多。本文所说的这些，就是其中我最想说的事情之一。这里，我不禁从心底里发出这样的感慨和敬意：伟哉，七十岁开始做学问！

(原载《群言》2009年第9期)

通识和器局

——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

引言

2009年2月19日，是白寿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很早就想到要写一点纪念文字，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缅怀之情。可是提起笔来，总觉得要写的东西很多很多，真不知从何处着笔。想了很久很久，我想用这样四个字来概括白先生的学术特点和治学宗旨，或许更能反映我对自己老师为学风格的理解，这就是：“通识”和“器局”。

从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报任安书》），到郑樵倡导“会通之义”（《通志·总序》），再到章学诚总结出来的“通史家风”（《文史通义·申郑》），以及龚自珍所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龚自珍全集·尊史》）。这是包含了知识的渊博、器量的宏大和见识的深刻，可以看